

# 西安驪山復興亭滄桑

●華松年（國立中興大學教授、中華民國高齡學會常務理事）

## 民族復興建亭紀念

一個紀念亭的建立，在於記載某種事情的發生與經過，期使後人知所警惕或追憶懷念。它所代表的意義，極為遠大。例如西安驪山「復興亭」，它不僅顯示我國近代史重大的轉變，也證明影響了當時世界局勢的變化。

西安驪山「復興亭」是政府於西安事變後，以中共既同意紅軍改編，國家統一，努力建設，必可復興，因於蔣介石委員長當時走避處建亭，以資紀念，名為「復興」。西安事變事起突然，蔣公介石以情形不對，隻身走避至驪山高處。時張學良兵圍重重，見有人上山，擬即開槍，蔣公乃大聲斥曰：「我是蔣委員長，你們不得無禮」，士兵始肅然致敬，護送蔣公回招待所。

蔣公領導國民革命，先完成北伐，再解決兩廣與閩馮問題，進而推行國家經濟建設與新生活運動，進步神速。日本以我國漸趨統一，謀我日急，佔領東北後，不斷侵犯冀察華北。張學良負責清剿陝北共軍。張氏既難忘日人殺父之痛，更難忍日軍不斷侵犯我國之恨，「國仇家恨」集於一

身，乃與楊虎城在西安發動兵變。迨他翻閱蔣公日記，瞭解蔣公「先安內，後攘外」的苦心，遂親送蔣公回京。當時全國人民以「國家統一，抗日可期」，無不頌手稱慶，歡聲雷動。蔣公聲望之隆，如日中天。日本見我全民團結乃發動「七七」事變。全面侵華，經過八年抗戰，日寇投降，中國成爲世界四強之一。唐德剛先生在「張學良三位一體」文內，認爲「西安事變受惠者，也不全是中國共產黨，中國國民黨，乃至蔣公本人也未始無實惠」，「如果沒有西安事變，而國民黨一再忍辱弄出瓦全的結果，則蔣公與國民黨在中國歷史上，將奚止身敗名裂而已哉」。唐德剛先生結論說：「如果沒有西安事變，沒有全國大統一，沒有慘烈的武裝抗戰，則人事全非，一個獨裁專政的領袖，和一個忍辱含羞的政黨，在歷史舞臺上以何種臉譜出現，我們寫歷史的人就很可能妄測了。」

唐德剛先生的結論，我不能完全否認他的看法不對，但我親身經歷八年抗戰，深深覺得如果沒有西安事變，則日本所挑起的「七七」事變，中日大戰可能遲延時日。日本也可能先與蘇俄發生

衝突。中日之戰如果遲延發生，則我準備力量當可加強，如同時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期接近，我抗戰的犧牲也許會減輕。如日本先與蘇俄衝突，則我國更可乘機從事復興建設工作；此於蘇俄指示毛澤東派周恩來親赴西安，說服張學良恭送蔣公返京，目的即在促使中日戰爭提前發生，以減輕其所受日本壓力的事實可證。因爲如此，俄國可無東顧之憂，可以專心應付希特勒與墨索里尼的聯合壓迫。

至於唐德剛先生說：「蓋西安無變，則蔣氏之勤共戰爭，以蔣氏的個性，勢必堅持到底。然證諸世界各國近代史之各種實例，這一勤共戰爭，將伊於胡「底」？實無人可以臆測，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古人說：『揚湯止沸，何如去薪。』共產黨這個東西，它有羣衆有理論，不謀釜底抽薪，專求揚湯止沸，是消滅不了的……，所以西安事變，未始不是國共之爭的光榮收場。」

不錯，蔣公個性是「堅持」的，此於民國四十年，我參加革命實踐研究院受訓時，向萬耀煌主任建議，「根據現實情勢發展，不應再稱『朱毛』，應改稱『毛朱』」。萬主任轉報後，蔣公即

於紀念週會上指斥我「思想不堅定」，可以證明他的堅持已見。此外我和徐鼎開談時，談到「抗戰勝利後，政府即大量裁軍與拒絕收編東北以及淪陷區偽軍，為一大失策，致使中共軍隊迅速擴充坐大，當時軍政部長陳誠先生應負責任」，徐鼎開曰：「此為陳誠受命也」。

日本是我國對外的強敵，自清光緒中日戰爭我國失敗後在軍事上即一直受日本欺凌。自西安事變至八年抗戰，終獲勝利，此不僅是「國共之爭光榮的收場」，更是蔣公歷史的光榮。蓋蔣公如於抗戰勝利後，即退出政壇，固功邁堯舜，永為中華民族史光輝的一頁。但此為有血性、有責任感者所難決定者。

換句話說，個性慣於「堅持」，因為蔣公負責國民革命未竟全功原因之一。但張學良先生困於個人痛恨「日殺其父」積憤，未瞭解國家全盤戰略，要為其輕舉妄動的主要原因。如無西安事變，剿共戰爭，固然「難以臆測」，但以中共在江西長期經營之老巢，終被攻破，不得不逃至陝北之事例而言，則「紅軍」亦非「消滅不了的」。證以自閻馮與兩廣問題解決後，國家建設之突飛猛進，未必即是「一個很難妄測」的結果。共產主義的出現，雖然有其時代背景，但三民主義的優越性，是更能適合時代與人性的。問題還是人才與重用人才問題。假如當時有人對張學良處境能深切瞭解，事先予以說服或另派部隊，則中國近代史自然須要重寫，而「復興亭」三字當然更不會出現。

### 亭名遭污國號也改

毛澤東自民國三十五年至三十八年的短短三年多時間，即佔領整個大陸，就軍事言是相當快速

。當中共尚未渡長江，願祝同將軍部下楊一華少將送張世希司令家眷來臺時，曾就大陸軍事問題和我討論過。我說：「大陸軍事恐難持久，你還是快點將家眷接來臺灣吧」。他說：「抗日戰爭，堅持了八年，中共沒有那麼容易渡過長江，最少兩年之內沒有問題。」我說：「你錯了，對日抗戰是對外國戰爭，而今天是內戰，情形完全不同，兵敗如山倒，你還是快點來吧」。後來，他果然於撤退至重慶時被俘，關了近三十年。鄧小平掌權後始被釋放。毛澤東於佔領整個大陸後，為發洩其個人「恨蔣」心理，乃將驪山「復興亭」改為「捉蔣亭」。在毛澤東個人，當時自然以為整個大陸既然佔領了，臺灣僅是一個小島，何足為患？不用說戰爭，即以大陸人口壓之，亦壓垮了。蔣氏不足畏也矣。因而擅改國號，更將「復興亭」改為「捉蔣亭」。先奉史達林命令攻打朝鮮，繼而支持越共佔領越寮，氣勢誠可謂「不可一世」，以為「共產世界革命」，可以在他手內完成。民國四十八年我在歐美研究考察時，歐洲人士亦均深以「再有黃禍」憂之。詎毛澤東終究是在圖書館讀死書的，對世界進化大勢瞭解不多，他中帝王思想之毒更深。以為人是動物之一，蜂蟻既可集羣驅使，人類也未常不可集體生活，因而毅然實行「人民公社」，結果澈底失敗，人民因饑餓而死者，不計其數，於是由劉少奇掌權。毛澤東心有未甘，乃勾結林彪發起紅衛兵運動，鬥死劉少奇。繼而又恐林彪奪權，乃於迫其出奔時，擊落其座

機，指其自行墜落而亡。

其實「西安事變」，固可認為是國家統一復興的轉捩點，也未常不可認為是「中共復興」的起點。因為如果沒有「西安事變」，毛澤東已逃至陝北邊陲，固然接近俄境，可以直接獲蘇俄支援，要將它完全消滅，確如唐德剛所言，「勦共戰爭，伊於胡底，難以臆測」。但僵持一個較長時期，則可斷言。日本也可能暫探觀望態度，看看中蘇能不能發生衝突？也說不定。但因有「西安事變」，中共則有機會由暗轉明，利用參加抗日之名，擴充實力；抗戰勝利時，更利用政府整軍機會，大量吸收偽軍，力量更為坐大，終至席捲整個大陸。所以說「西安事變」也是中共起死回生的起點，「復興亭」不予更名，對中共而言，更為恰當。祇是毛澤東胸襟狹仄，智不及此，以為非改為「捉蔣亭」，不足以彰其個人打败蔣氏之功，誠愚不可及也。猶記得湖南省議會副議長宛方舟，係與毛澤東於湖南師範學校為同班同學，他於民國二十七年任福建省詔安縣長時，親對我說：「毛澤東智慧並不特別高，祇是狂妄自大，難以容人。」假如毛澤東果真是一個領導人物，則「復興亭」三字固不必改，而於佔領整個大陸後，不更改國號，不發動韓越戰爭，不發動「四反」「五反」，不發動「紅衛兵革命」，而積極發展教育，培育人才，發展科技，埋頭建設；則以我中華民族智慧之高，資源之豐，人口之衆，則今日世界超強，更可能不是美俄，而是中國矣。此以臺灣一隅之地，今天能獲得近八百億美元外匯存底的經濟發展事實，可以證明。

### 追述往事三易其名

鄧小平與中共其他老幹部比，確有他過人之處。我在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圖書館看到「紅衛兵實錄」，內記載鄧小平在紅衛兵造反時，鄧小平「自我批評」一文，簡直把他自己罵的「一文不值」，而把毛澤東捧如「天神」。因之他能逃過一劫。論理，他與劉少奇同派，劉少奇被鬥至死，而他於自我批評後，居然能避至廣東，不能不說他的機智是超過被毛澤東鬥而死的其他共黨高級幹部，甚至亦超過鬱鬱不得志而死的周恩來。迨毛澤東一死，鄧小平即安然而出，先聯絡華國鋒，拘禁毛妻江青一夥，再又排除華國鋒，自己掌握實權，鄧小平三番兩次死裡逃生，實非中共其他份子所能及。

我於民國七十五年四月十六日以胞妹病重，特乘赴美看視兒女之便，轉往大陸探視。順便前往北平、西安、重慶、武漢、南京、上海、蘇州、杭州、廈門等地參觀。於四月廿二日抵西安市。次日即由西安交通大學力學系蔣教授詠秋兄弟陪同參觀人俑、銅馬車、秦陵、華清池、臨潼圖書館、半坡村、唐僧大雁塔、碑陵、山雁塔、地下宮、蔣公避難處等名勝古蹟。當看到「捉蔣亭」三字時，詢之蔣教授，始知原委。我當時極為氣憤，乃指責曰：「中共真愚不可及，既然要搞統戰，又何掛此三字，徒然令人憤慨，增加消滅共黨的決心」。蔣教授亦深以為然。當時中共統戰部副部長適在當地「青年宮」開會，亦率與會人員參觀臨潼。蔣教授係西安市政協委員，當

即向其反映。返謂：「上面認為你的意見很好，已答應改換名稱。」

我返臺後，即於七十六年初接獲蔣教授由其在美国讀書女兒蔣進展小姐轉來信曰：「捉蔣亭已改為兵諫亭」，並寄來人民日報剪報，該報民國七十五年（一九八六）十二月七日載稱：

「本報西安十二月六日電：記者傅旭、王謹報導：張學良將軍五十年前的官邸——西安金家巷五號，已修葺一新，今天重新開放。

「專程從北京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習仲勳，全國政協副主席呂正操和陝西省委書記白紀年為開館儀式剪綵。

「張氏弟媳謝雪萍、楊虎城的兒子楊拯民、女兒楊拯英及東北軍、十七路軍舊部等三百餘人參加了開館儀式。

「中共陝西省委副書記周雅光在開館剪綵儀式上致詞。他說：『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結束了十年內戰，張、楊兩將軍有功於民族，有功於國家，他們的英名永載史冊，流芳後世。值此紀念之際，陝西省人民對遠在臺灣的張學良將軍，表示誠摯的懷念和衷心的敬仰。』

「張公館原屬西北通濟信託公司所屬和合麵粉廠。同年九月蔣介石為圍剿紅軍，成立『西北剿匪總司令部』，自任總司令，張氏任副總司令，代行總司令之職。張遂由漢口遷往西安金家巷，直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護送蔣介石回南京為止。

「張氏當年曾在此部署『兵諫』軍事行動。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七日中共代表團周恩來等應邀來西安後，也住於此。張、楊兩將軍同周恩來、宋子文、宋美齡及蔣的外籍顧問端納的談判均於此進行。

「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三日張氏公館被國務院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隨後撥款七十萬元予以整修。張公館的正式開放，是全國政協，中共中央統戰部紀念西安事變五十週年的部份。

「在西安的其他有關紀念館已經和即將開放，原已開放的驪山『捉蔣亭』，現已改名為『兵諫亭』。」

中共能接受指責，將「捉蔣亭」改為「兵諫亭」，固然顯示其統戰工作的積極，但以「紀念西安事變五十週年」名義，將改稱一筆輕鬆帶過，仍足示其為面子問題，氣魄不够坦然。且「兵諫」兩字，雖與事實接近，但對中共本身而言，毫無意義，仍不如「復興亭」之為佳。不過「錯而能改，善莫大焉」，我希望鄧小平能排除萬難，取消「四個堅持」，使國家民族早日統一復興，則幸甚矣。

訂閱中外雜誌及購買合訂  
本請撥電話五〇六五三一  
一·五〇八四二〇六·五  
〇六六八六六，即可收到  
書刊。